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三筆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舉人臣孫祥鳳

容齋三筆目録

卷一十四則

卷二十六則

卷三　十九則

卷四 十五則

卷五　十七則

卷七　十四則

卷十　十七則

卷十二 十六則

卷十六　二十則

容齋三筆目録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内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頤養閒暇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少春秋

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寛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輩爲四筆他

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容齋三筆卷一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

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説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説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

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經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纔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劓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

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閒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閒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

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閒畢見者哉此
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
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
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
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
夕閒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
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
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

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爲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以伐紂爲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緑之序駢蔓無益椮木日月之序爲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説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

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葢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絰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

晁誑厲以申佗亦爲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酈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之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没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户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

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閒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據北軍商子寄紿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説吕禄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録平勃亦不

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

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巳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巳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顔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轙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

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為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歷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閒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頴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

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爲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顔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顔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按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

雉登鼎耳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為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為僖顔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為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顔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顔引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云未詳其義眞定之肥纍菑川之劇泰山之肥城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

正文及志五引虖池河皆注云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

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

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勑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

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

正吕餘慶後益以劉熈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温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戸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剌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爲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

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絣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

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録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殽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殽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一

容齋三筆卷二 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爲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温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

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説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邪旣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眞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歳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

十九萬斤黄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黄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

以能寛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廼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

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𦆵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禪位孟坐祅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歷中衰

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簒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熈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宫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

爲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吕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眞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

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張湯爲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顔異以爲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悦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隷使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熲之後議新令久

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寃哉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爲别俗呼爲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

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鞫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甞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緜上者西河介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

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三月閒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為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傅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為一人之

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内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静而自永平以後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甞少息故

范曄著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内地當煎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巳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明與張奐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今爲梗充國文淵爲漢名臣段貶之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邱壽王落下閎梁邱賀五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賜闕門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紅陽長仲烏氏嬴周陽由勝屠公母鹽氏歐侯氏士孫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工師喜駮馬少伯公乘歙鮭

陽鴻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水邱岑叔先雄單姓如縉賀蟲達靈常貢赫其石旅卿祕彭祖革朱樛樂泠豐冥都澓中翁蒯徹直不疑閎孺使樂成栝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敞枚乘終軍鹵公孺食子公馯臂倗宗衡胡乘宏藺卿快欽所忠假倉眭孟甍惲塗惲射姓后倉姓偉如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稽發萬章賙氏佗羽繡君賓漕中叔栩丹帛敞遲昭平汝臣駒幾稱忠逯普臺崇沐

茂匽氏勞丙抗徐闕宣沮雋畢整編訢亶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殺諷角閎芳丹堅鐔錫光僑偉重異力子都維汜詩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緱玉蕃嚮渠穆臨孝存脂習笮融茨充處興輿渠具爰諒輔騰是卿仲遼謁煥矯眞晃華注丹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説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絳灌疑

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葢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

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廢為侯敖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宫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宫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説漢表云樂説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絶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
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壠在其上名曰
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涌泉或以爲與惠
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彦
章孫仲益旣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絶獨擅場
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
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
去使我心揺揺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

隨流水去恐汙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傅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彦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彦冲古風一篇蓋爲絶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臞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

縷浮力遒可挂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公遺彝凛若活衛后落鬢揺人光翻思長安夜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著鄉明河津外家風流令絶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爲輕巳因閱北史杜正元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唯正元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

元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録奏蓋其重如此又正元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時並就文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録飾以美言夙

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録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容齋三筆卷三 十九則

宋 洪邁 撰

兎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兎葵燕麥動揺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莃兎葵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莵

葵𦬇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甞可絡道邊燕麥何甞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葴析苞荔張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録碎事云兎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黥黎遺兵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自古兵荒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人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没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

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人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寯言之蔡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

此松漠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顔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薿爲學録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

出迎謝曰所以來頠爲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畢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别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馬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間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旣自改拓跋爲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弗氏劉

亮為侯莫陳氏楊忠為普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
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豪為
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
氏竇熾為紇豆陵氏李穆為搨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
楊纂為莫胡盧氏寇儁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
褒為侯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軌為烏丸氏陳忻
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彞憲也
是時蓋宇文泰顓國此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為拓跋

而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泰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倣周書作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斆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

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别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

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茍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絶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黄州之岐亭自稱龍邱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賔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絶兇妬故東坡有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

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絶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令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諭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顔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

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顧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頩音疋零反斂

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頩爾怒之語正用此
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
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
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
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

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据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禄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學士轉中書舍人歷三侍郎學士轉左曹禮戶吏部餘人轉右曹工刑兵部左右丞吏侍轉左兵侍轉右然後轉六尚書各爲一官尚書贈僕射非

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禄卿轉秘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爲太中大夫給舍爲通議六侍郎同爲正議左右丞爲光禄兵户刑禮工書同爲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爲太簡增正議光禄銀青爲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禄

宣奉以易左光禄以右銀青爲光禄而至銀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乃刑户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禄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絶少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賾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霈顔師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禄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名升二等程大昌亦

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日巳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葢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没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衡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

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絶妙予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爲罪藪皆修已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爲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在肓之

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姦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魘覺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從車内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甞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横之人責橋道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縉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撿殿直今保義成忠郎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

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余亟趨至康所康巳具舟將歸虔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廵撿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衞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衞本受封於

河内商虚後徙楚邱河内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隷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凉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内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坐制若

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之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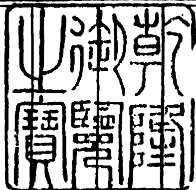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

四字正平齊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瑯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曽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三